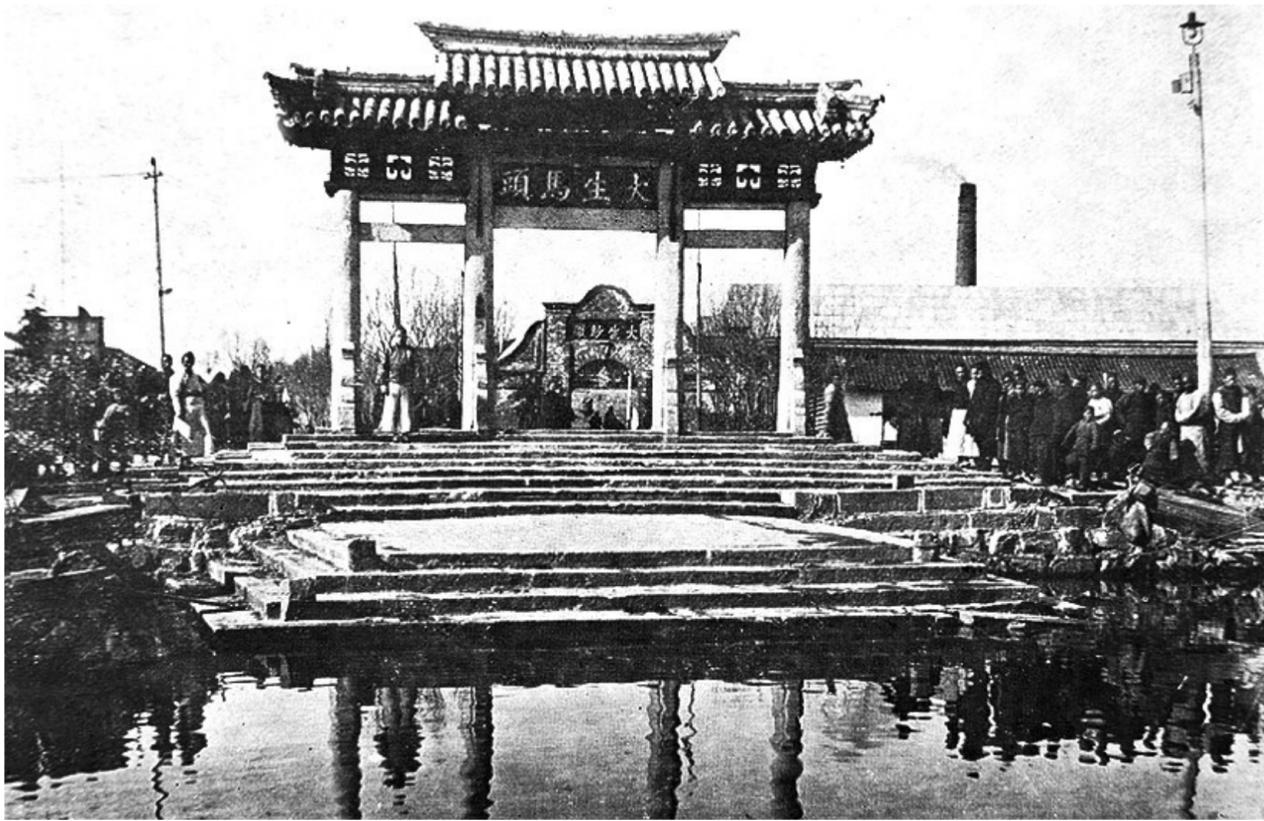


## 张謇与清末南通最早的商品展览会

□庄安正

清末南通最早的商品展览会(时称通州商品陈列会),由张謇倡导在1907年6月举办。它不仅是张謇注重学习西方商品流通中新生事物的初步成果,而且是展现南通实业成就与社会经济的一幅风景画。



大生纱厂及其码头

### 档案里的张謇

南通市档案馆 王斌

清末南通最早的商品展览会(时称通州商品陈列会),由张謇倡导在1907年6月举办。它不仅是张謇注重学习西方商品流通中新生事物的初步成果,而且是展现南通实业成就与社会经济的一幅风景画。

棉,吕四真梁之盐,皆足与五洲名产争衡,皆不与焉”。这次东渡既让张謇看到了两国在商品展览会上的巨大差距,也明确了自己今后努力的方向。

## 二、内外两种因素

## 一、东渡日本考察

西方国家工业革命后,商品经济高速发展,商品展览会应运而生,清末又传入中国。张謇提倡“实业救国”,主张向西方学习,在全力发展大机器生产,推动商品经济的同时,逐渐关注到了流通中的这一新生事物。

张謇1903年5月东渡日本,是走出国门考察商品展览会的一次重要实践。尽管此行张謇安排考察的领域与内容很多,但行程中反复观摩,意犹未尽的还是大阪劝业博览会。博览会场面宏大,新颖时尚,夜晚“会场内外电灯尽张,……水帘亭以七色镜旋转,现虹霓之色”,给张謇留下深刻印象。但让张謇痛心的是,由于清政府未曾很好组织参展,中国仅“六省有陈列出品”,且“彼此不相侔,若六国然,杂然而来,贸然而陈列,地又不足以敷施焉。以余乡而言,通州、海门墨核鸡脚之

张謇回国后,1904年被清政府授予三品衔商部头等顾问官,在实业界的地位与影响力日益提高。在此期间,张謇创办的南通实业呈现出加速发展的态势,一个以大生纱厂为核心的地方工业体系正在逐渐形成,企业生产的商品琳琅满目,质量上乘。《京话日报》1905年8月12日载文称:“江苏南通州各工厂,所办的货物都很精致,比外洋的还好,就是扬州一带销路不旺。有位热心商人汪功甫,由通州运了好些货物来到扬州,在华瀛公司里开办通州商品分销处,专为开通利源抵制外来的货物,好事好事!”该报由北京出版,报道的却是江苏扬州一地新闻,这充分证明了南通的实业声名远播。立足张謇而言,举办商品展览会的自身条件已经具备。

与此同时,国内经商环境在发生复杂变化。一方面,在时局不断恶化的逼迫下,清政府在筹办商品展览会上的态度开始变

得较为积极。1904年,两江总督周馥首先“欲在南京设一商品陈列馆”。1905年,清政府商部“通飭各督抚创办商品陈列馆”。可见,张謇如欲在南通举办商品展览会,可期待得到清政府的赞助。另一方面,西方国家日益通过在中国直接举办商品展览的方式,大力推销商品。仅以日本为例,日俄战争后,日本不顾清政府官员抗议,在沈阳筹建商品陈列馆。两年后,又将所谓的“大日本商品陈列馆”办到了仅一江之隔的苏州。上述变化中助力、压力并存,合并形成了张謇举办南通商品展览会的外部环境。

## 三、特殊年份举办

1907年,无论对于张謇或南通都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大生纱厂结束了建厂十余年连一届股东大会未曾召开的历史,连同新建的大生分厂分别召开了第一届股东大会。张謇一手筹办两个大会并在会上先后作长篇报告,还出台了诸如建立通海实业总公司,统一管理协调发展大小企业等决策。这意味着张謇甲午年后投身“实业救国”,经过十余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已站在了结束初创,开启繁荣的关节点。在两个大会召开期间举办商品展览会,显然含有满满的回顾以往,鼓舞士气,振奋精神再出发的寓意。

南通那时没有现成的商品展览馆,张謇采用了将城内旧建筑改建展览馆的替代方案。几经勘查,最终选择城西南“四面环水,境地幽闲”的奎星楼作为馆址。该楼“前岁因失火焚去前栋一遭”,张謇遂将遭

受火灾的房屋改建成“洋式楼房五间,上设商品陈列馆,下为游人憩息之所”。6月初馆成,11日商品展览会对外展陈,展品分为“天产、工艺、美术、教育、参考”五大类,重点是大生企业生产的各种商品,也有本地其他绅商的商品,还有大量农民与手工业者的农产品或手工业品,甚至包括学校学生的手工业品参展。展品另有“外省之物品”“数百种”,均由人往沪宁等城市采购携通。五间“洋式楼房”,即为展品的五间展室。由于时间短暂,人手较少,商品的征集、审核,以及入选商品的“分门陈设”等,比较繁重,但均如期完成。时届夏令,奎星楼前“一枕云山如游画境”,观众前往参观,亦可借此避暑。端午节那天,张謇等“特备军乐、茶点以款来宾”,以致“连日士女往观者甚众”。

## 四、邀请股东参观

展览会期间,正值大生纱厂、二厂股东大会召开,张謇特别安排时间,邀请参会股东首先参观唐家甸的大生纱厂,随后又往城区参观商品展览会,并于奎星楼设宴招待。张謇此举并非临时起意,这是他的企业投资者与经营者应兼顾生产、流通主张外化为行为的反映。两厂股东作为投资者或经营者,平时分散各地,很多股东甚至对纱厂与纱厂生产的各种“魁星”牌机纱商品没有直接印象,张謇借机让股东在身临其境中群体感受商品经济及流通中的新生事物,以便日后形成共识与合力。

(作者单位:南通大学)

## 地名掌故

## “海门”在哪里?

□黄浪

今年7月是海门区建区三周年。“海门”作为一个地名从古今在全国各地广泛存在。而南通市海门区最终从一堆“海门”中脱颖而出,成为知名度最大、行政区划层级最高的“海门”。

在自然地理中,河流入海处常被称为“海门”。由此,“海门”遍布于沿海地区。明代诗人李东阳曾为天津创作《天津八景》,其中之一便是《海门夜月》。海河是华北著名河流,穿天津城区而过,注入渤海,海河入海处也就是大沽口即为“海门”。今天的天津滨海新区境内的海河之上还有一座海门大桥,与历史上的天津“海门”遥相呼应。

浙江的钱塘江口也是“海门”。《海宁县志·浙江潮说略》中称:“浙江之口,有两山焉,其南曰窠,其北曰赭,并峙江海之会,谓之海门。”宋代陈与义的诗作《渡江》中以“雨余吴岫立,日照海门开”描述钱塘江景,“海门”即为钱塘江入海口。

台州的椒江算不上是著名河流,但是椒江入海口形成的“海门”,其名声盖过了天津和杭州的“海门”。台州历史上设有海门卫,现今城区有海门街道,甚至台州椒江区以前还被称为海门区、海门特区。有趣的是,台州海门有“小上海”之称,而南通市海门区则被称为“北上海”。

福建第二大河九龙江的河口也是“海门”。这里不仅有海门岛,而且入海口之外更接近大海的金门县也因“固若金汤,雄镇海门”而得名。其他地区如福建惠安县、广东汕头、广西合浦等地也都存在“海门”。

甚至在江苏省沿江地区也不止一个“海门”。众所周知,长江口周边地区成陆很晚,镇江、扬州沿江一带曾直面大海,长江入海口长期是一个“大喇叭口”。如此,早期的“海门”比现在更深居内陆。

唐代诗人李涉在镇江时作诗《润州听暮角》,以“惊起暮天沙上雁,海门斜去两三行”描述号角的震撼。另一名唐代诗人韦应物在南京送别友人,作诗《赋得暮雨送李胄》,其中有“海门深不见,浦树远含滋”的诗句,“海门”同样是指镇江东部的开阔江面。

随着镇江以东地区不断淤涨,镇江的“海门”已名不副实。后周显德五年海门县的设置说明“海门”已东移。但直至明清时,文人作品中仍将镇江的江面称作“海门”。甚至明代海门探花崔桐作品中的“海门”有时也指镇江境内。当时一些专业地图也在镇江焦山东部的江面标注“海门”。镇江“海门”虽然不是行政区划单位,但其名声曾一度盖过作为县域的海门县。

不仅如此,与海门区相邻的太仓市,有一座古桥周济桥,曾经叫做“海门第一桥”。历史上太仓靠近长江入海口,理论上可以存在“海门第一桥”的说法。但考虑到古代海门县、海门厅就在附近,使用“海门第一桥”的名称并不妥当,容易造成歧义,而这也证明了历史上的“海门”一直不是唯一无二的。

随着长江口土地淤涨,今天最接近入海口的其实是崇明、启东、浦东等地,从自然地理角度而言,这几个地区似乎更适称“海门”。但海门区已拥有千年建县史,“海门”二字的内涵早已突破原始的字面意义,它诠释着“海纳百川、强毅力行”的价值,这正是海门区所具备的时代精神。

## 史海回眸

## 张公祠匾联略记

□杲松延

张公祠,位于张謇的出生地海门长乐(今称常乐),于张謇逝世十周年之际的1936年开工兴建,次年落成后始供四方凭吊。作为一座具有纪念祭祀功能的建筑,祠中挂有不少匾额楹联,内容多为颂赞张謇盛德大业,题写或撰联者亦不乏有名望的人士。

在当年祠前巍巍矗立的四柱表门之上,中嵌石刻“张公祠”三个大字,由时任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题写。入祠前远眺或仰视表门及题字,颇觉雄伟庄严,气象轩昂。距此约二十米处为祠门,黑漆大门之上书有联句“大名垂宇宙,遗泽在乡邦。”进门后有一规模较大的表坊,中书“泽留乡邦”四字,内容与祠门楹联相呼应。此一联一匾语出何人,暂无从得知。北进不远为“会贤堂”,穿堂而行即至“景贤堂”,西折过月门便到正厅,在宏轩宽敞、富丽堂皇的正厅中,设有雕刻古雅的神龛一座,中供“先贤张謇庵先生讳馨神主位”,神主牌位正上方端挂蒋中正题额题写的“山高水长”匾额,左右为原江苏省省长韩国钧所题“江淮先哲”与丹徒王芾(身份不详)所题“泽流桑梓”等匾。曾任通师校长、江苏省教育司司长张谦题赠“天民先觉”则悬挂在大门堂的上面。

据记载,正厅内的楹联数量多于匾额,内容也多有精妙之处:壁柱木联有济宁潘守廉(晚清学者,光绪进士,曾任南阳知县、邓州知府)的“竭精力以济时艰,禹稷存心,共仰英灵留百代;薄功名而崇实业,陆沉亟挽,自应俎豆社千秋。”有武进吴稚晖(国民党大佬)的“成教不出家,在野为大豪杰;没世堪祭社,于古称乡先生。”有崇明王清穆(光绪进士,曾任商部右丞、直隶按察使、江苏省财政司司长)的“文章传九录,勋绩著万范,奕奕绵绵,光采从今昭海宇;乡里永追思,党廉咸矜式,踴躍济济,岁时来此拜祠堂。”以及韩国钧、江谦的“此有公烈于民者;能捍大患则祀之。”“海晏河清,导淮愿继先生志;芹香藻洁,祭社应遵戒杀文。”此外还有费范九、谈礼成、徐鼎康、施恩涛、黄祖谦等人撰写的楹联,无不语崇旌表,蔚为大观,惟以文字不存而觉遗憾。

由上可见,匾额字少,言简意赅。张公祠的匾额突出颂扬张謇之德绩,其长短不一,没有定式,以四字居多。而楹联脱胎于古诗,承袭了诗歌的诸多属性。撰联者通过简洁的文字结构,将与张謇有关的繁复之事、时、地、物等一语道尽。楹联或长或短,但字字句句,俱为表赞嵩公。显然,张公祠匾额与楹联不仅在文学艺术方面值得称道,书撰联联者的身份也非同一般,由此使其对地方历史文化的研究更具价值。同时,也因为这些匾额与楹联的存在,扩大了张公祠的人文空间,提高了其教化效果。

可惜的是,张公祠被毁于十年浩劫,匾联几乎无存。又因资料所限,以上所记仅为祠内的部分匾额、楹联内容,有遗漏或不当之处,尚待方家补充、指正。

## 征稿

“城市记忆”设有传家宝、老照片、史海回眸、地名掌故、老建筑、历史人物等栏目,欢迎投稿或提供采访线索。来稿尽量图文结合。

投稿邮箱:574911059@qq.com

## 君子德风传陈家

□苇航 小祥

“家方正则民风正,民风正则政风清。”家训家风的价值,往往不囿于家族,乃至对社会、对国家都有意义。前不久,我读过《如皋县下驾原陈氏宗谱》(下文简称《陈氏宗谱》),对此更是深信不疑。下驾原,即今日如皋下原,相传乾隆皇帝于此歇驾,故有旧名。元初莆田陈肇衡授如皋县尉,举家移居如皋。元延祐年间,其子陈应雷结庐于下架原东,为读书地,定居下原。嗣后,陈氏一脉于下原瓜瓞延绵,屡修家谱。《如皋县下驾原陈氏宗谱》修订于1938年,时有编号,印数区区,今不多见。谱中家训、传记、艺文诸卷,尤为精彩。

《陈氏宗谱》录有家训十则:敦孝悌、睦宗族、正内外、豫蒙养、择交游、勤职业、息争讼、尚朴素、崇节俭、重祠祀。诸如此类的家训,谈不上罕见,因为其他姓氏家谱中也有相关家训。不过《陈氏宗谱》中的家训释文较长,其中“豫蒙养、勤职业、尚朴素”很有特点,由此铸就了下原陈氏君子德风的特色:勤恳勤读,乐善好施。何出此言,先来分析下家训中的部分精华语句。“豫蒙养”中阐释道:大多数人都溺爱姑息自家小孩,认为待到孩子稍大再教育不迟。殊不知,要从小管教,培养好孩子的品质,是孩子人生的第一关。教育孩子要以忠臣义士为楷模。“勤职业”与众不同,针对具体职业,提出各类“敬业标准”,比如官员:“在朝在官宜早夜不遑,殚心竭力。”“尚朴素”则鼓励族人要像先辈一样,饮食服装都

来自于乡间,粗茶淡饭不忘俭朴本色。正是在上述家训、家风的熏陶下,陈家涌现出多位品德高尚的族人,兹将相关事迹,选录如下,以示陈氏家风的赓续与传承。

陈应雷,字汪一,又字有奋,号南洋,少有奇才,聪慧绝伦,博览群书,未冠能文,下笔数千言,不增减只字,弱冠补博士弟子员。元延祐三年中河南开封解元,初任六合县学谕,后迁临濠路总管、平江路总管、平洋路总管,著有《三礼条辨》《陈解元文集》《南野人诗存》等。元代进士薛克隆惊叹陈应雷的才学。明代廉官、戏曲家屠隆于万历年间作《南洋先生像赞》,赞誉陈解元“高文振古,伟绩康民”。作为一位“学者型”的官员,家谱记载陈解元在外任职,力行惠政。他和乡人讲解“濂洛关闽之学、儒林宗之明”。所谓“濂学”就是周敦颐的学术。他是千古名篇《爱莲说》的作者。“濂学”的核心字是“诚”。因此陈解元讲解他的学问,或多或少会涉及为官操守,如廉洁为官,诚信之人。

陈宗文,明代人,下驾原陈氏八世祖,世居皋南官庄,祖业颇丰。他一向淡泊名利,性格豪爽,热心公益。明嘉靖年间,江海泛滥,连年歉收,以至于饥民相食。富人存有余粮,不是囤积秘藏,就是高价出售,牟取暴利。陈宗文大为感慨:积蓄满仓的谷食,却不救济濒临饿死的人,就无异于一起在沟壑中打滚的人自我残杀啊!心动不如行动,陈宗文将家中自藏上千石粮食全

部施舍给饥民。数万饥民获救。如皋知县黎尧臣于城郊赈灾,看见男女老少肩挑背负着粮食,来来往往,络绎不绝,于是询问他们,感到惊异如皋竟有如此善人,发问:“为何他最先懂得我心中的想法呢?”黎尧臣赶往陈家,表彰陈宗文的功德。

陈太元是陈应雷十世孙,讳子廷,别号元俞,明代人。其父陈北塘晚年目盲,陈太元侍奉左右,不曾离开半步。他一度数月不解衣带照料生病的父亲。他很乐善好施。陈太元感叹:人生应当适意,无奈太多人过度为子孙操心。他家中不留余财,财富均用于施舍:给不计其数的穷人发放衣服与食物,给贫穷的男性族人娶妻。他还为邻人排忧解难。乡民刘表被盗贼诬陷,被捕入狱。陈太元知道他的冤情,向知县力言,刘表得以洗刷冤情出狱。为报大恩,刘表卖儿卖女,取得钱财馈赠陈太元。陈太元问清事情原委,大怒:“我从义开始,怎能从利结束呢?”他将钱财悉数退回刘表,又让刘氏赎回儿女。陈太元还十分喜爱读书。他善心理学,热心教育。余大美、曹鼎臣两位进士都出自陈太元的门下。陈太元还有名言:“有子而不能读父书,犹无子;有孙而不能读祖父之书,犹无孙。”他以为子孙不读书,不啻于断子绝孙。

陈湛亨,明代人,下驾原陈氏十一世祖。他与兄弟天性友爱,闻名乡里。周遭乡人但凡兄弟不和,听过陈氏兄弟的品德都有悔改,并后感慨:“看中财产却伤了手

足之情,无颜面对陈氏兄弟。”明末征收民赋,众人举荐陈湛亨负责当地征收赋税的工作。可是许多人家因为贫困,实在无法加纳民赋。陈湛亨不忍心逼迫穷人。作为最基层的催收民赋的小吏,陈湛亨则家中大量积蓄替穷人加纳民赋。

陈以松,即陈小驷,清代人,下驾原陈氏十四世祖,字公木,号友筠,乾隆三年(1738)副榜,曾与清代名宦、诗人、学者沈德潜有同年旧谊。沈德潜作有《小驷公家传》,推介其貌其才:修髯盈尺,风雅宜人,诗才清丽,尤长宋人小调。乾隆甲子年,他北上抵达首都,考授直隶州同知,于京候选。乾隆皇帝驾幸贡院,陈以松恭迎皇帝,获赠书籍六经四子。陈以松开长须,高兴地说:“一介书生得见龙颜,又幸得圣上赐书,为米折腰的事怎能是我做的呢?”于是,他返回如皋,于家中左边筑造拜书轩,作为藏书地,保存恩赐六经四子。回乡不足一年,陈以松身患重病,临终前写下绝命诗:一梦人间四十秋,人间惹得许多愁;红尘隔处无烦恼,长啸一声归去休。他享年仅有四十二岁。陈以松的遗稿著述多为人所取。其哲嗣四处搜集,编有《尚慎集诗词》《拜书轩志》。

为官勤廉,为士勤读,为人“勤献”,陈家人的家风美德,流传至今。近日欣闻下原镇正在镇中心打造一处陈解元读书处的景点,不失为弘扬、传承下原陈氏家风的一桩美举。